

胡子知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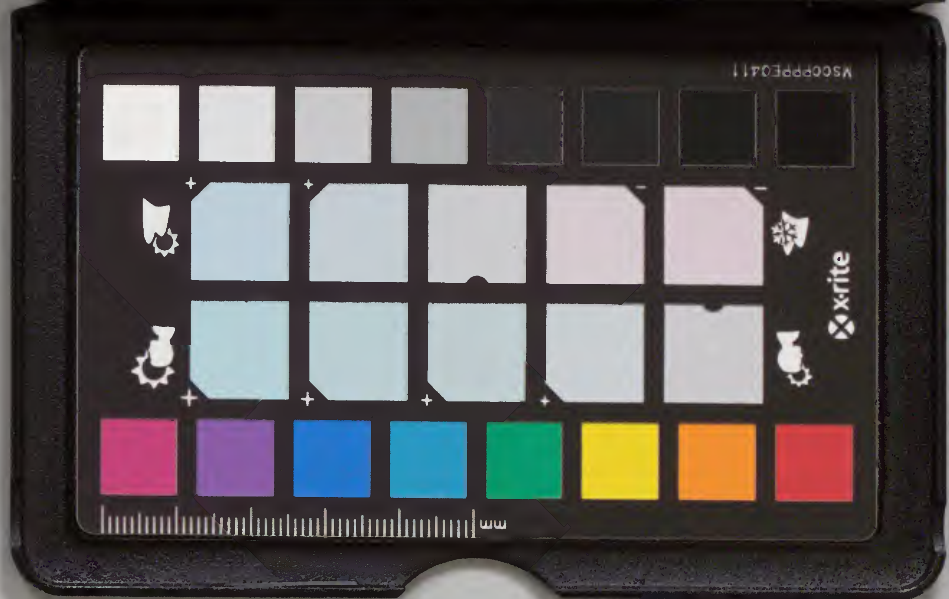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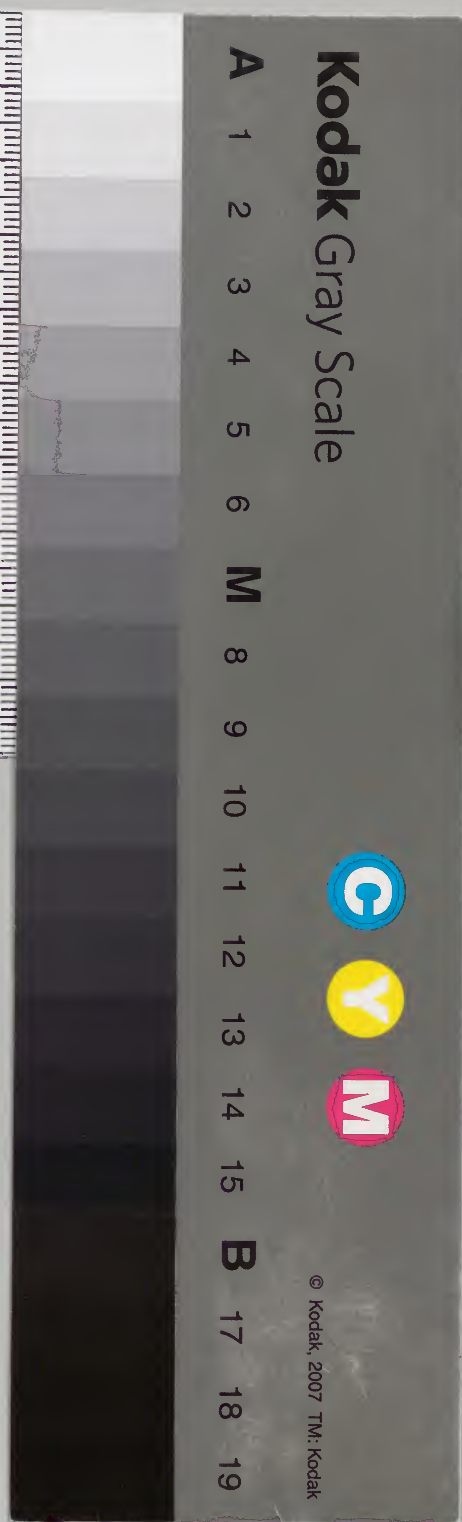
四之六
疑義
附錄

二止

漢書門類			
九	三	七	四
一	七	〇	函
二	四	架	冊

內閣文庫			
九	三	七	四
一	七	〇	函
二	四	架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74
冊數	2 (2)	
函號	298	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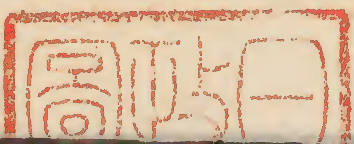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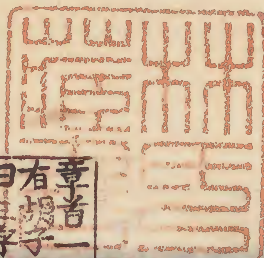
淺草文庫

胡子知言卷第四

一氣

丁氣大息。震蕩無垠。海宇變動。山勃川湮。人消物盡。舊迹已滅。是所以為鴻荒之世歟。氣復而滋。萬物生化。日以益衆。不有以道之。則亂。不有以齊之。則爭。敦倫理。所以道之也。飭封井。所以齊之也。封井不先定。則倫理不可得。而敦堯為天子。憂之而命舜。舜為宰臣。不能獨任。憂之而命禹。禹周視海內。奔走八年。辨土田肥瘠之等。而定之。立其收多寡之制。而授之。定公侯伯子男之封。而建之。然後五典可敷。而兆民治矣。此夏后氏之所以王天下也。後主才不出。庶物大侵。小強。侵弱。智詐愚。禹之制。寢墮寢紊。以至于桀。天下大亂。而成湯正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大禹。

章首一
有揚字
曰三序



之舊而人紀可修矣。此殷之所以王天下也。後五才不出
 庶物。大侵小。強吞弱。智詐愚。湯之制寢。隳寢壞。以至於紂。
 天下大亂。而周武王征之。明其等。申其制。正其封。以復成
 湯之舊。而五教可行矣。此周之所以王天下也。後王才不
 出庶物。大吞小。強侵弱。智詐愚。武王之制寢。隳寢亂。先變
 於齊。後變於魚。大壞於秦。而仁覆天下之政。凶矣。仁政既
 凶。有天下者。漢唐之盛。其不王人也。非天也。其後凶。天也。
 非人也。噫。孰謂而今而後無繼三王之才者乎。病在世儒
 不知王政之本。議三王之有天下。不以其道。而反以凶秦
 為可法也。

聖人之應事也。如水由於地中。未有可止而不止。可行而不
 行者也。

有而不能無者。性之謂歟。宰物不死者。心之謂歟。感而無息
 者。誠之謂歟。往而不窮者。鬼之謂歟。來而不測者。神之謂
 歟。

一往一來而無窮者。聖人之大道也。謂往而復來來而復往
 者。釋氏之幻教也。

天理人欲。莫明辨於春秋。聖人教人。清人欲。復天理。莫深切
 於春秋。

伯夷非絕物者也。惡不仁而已。故清而不介。柳下惠非徇俗
 者也。行吾敬而已。故和而不流。

大哉性乎。萬理具焉。天地由此而立矣。世儒之言性者。類指
 一理而言之爾。未有見天命之全體者也。

萬物皆性所有也。聖人盡性。故無棄物。

情一流則難遏。氣一動則難平。流而後遏，動而後平。是以難也。察而養之於未流，則不至於用遏矣。察而養之於未動，則不至於用平矣。是故察之有素，則雖嬰於物而不惑。養之有素，則雖激於物而不悖。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無咎。此之謂也。

誠，天道也。人心合乎天道，則庶幾於誠乎。不知天道，是冥行也。冥行者不能處己，身能處物，失道而曰誠，吾未之聞也。是故明理居敬，然後誠道得。天道至誠，故無息。人道主敬，所以求合乎天也。孔子自志學，至於從心所欲，不踰矩，敬道之成也。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終身也。

義理

胡子曰：義理，群生之性也。義行而理明，則群生歸仰矣。敬愛

兆民之心也。敬立而愛施，則人心誠服矣。感應鬼神之情也。誠則能動，而鬼神來格矣。

祖考為諸侯，子孫為大夫士。祖考為諸侯，其葬也固。諸侯其祭也亦必以諸侯，不以子孫為大夫而降也。子孫為士大夫，其葬也固。大夫士其祭也亦必以大夫士，不以祖考為諸侯而僭也。是故杞宋之諸侯得郊，而春秋以諸侯葬焉。斯可見矣。

處之以義而理得，則人不亂。臨之以敬而愛行，則物不爭。守之以正，行之以中，則事不悖。而天下理矣。

合以義正，合也。理不得不合也。不得不合而合，天與人一矣。合不以義苟，合也。君子不為也。

為天下者必本於理。義理也者，天下之大體也。義也者，天下

之大用也。理不可以不明。義不可以不精。理明然後網紀可正。義精然後權衡可平。網紀正。權衡平。則萬事治。百姓
 服。四海同。夫理。天命也。義。人心也。惟天命至微。惟人心好
 動。微則難知。動則易亂。欲著其微。欲靜其動。則莫過乎學。
 學之道。則莫過乎繹孔子孟軻之遺文。孔子定書。刪詩。繫
 易。作春秋。何區區於空言。所以上承天意。下憫斯人。故丁
 寧反復。三四不倦。使人知所以正心誠意。脩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之本也。孟軻氏閑先聖之道。慨然憂世。見齊梁之
 君。間陳理義。提世大綱。一掃東周五伯之弊。發興衰撥亂
 之心要。愚因其言。上替三代。下考兩漢三國。東西晉南北
 朝。至於隋唐。以及于五代。雖成功者。小大為政。有治忽。制
 事有優劣。然總于大略。其興隆也未始不由奉身以理義。

其敗也。也未始不由肆志於利欲。然後知孟軻氏之言信
 而有徵。其傳聖人之道。絕乎純者也。
 性定則心宰。心宰則物隨。

物欲不行。則志氣清明。而應變無失。

陰陽升降有道。剛柔屈伸有理。仁義進退有法。知道者可與
 論政。知理者可與謀事。知法者可與取人。知道者理得。知
 理者法得。是以君子貴知道也。

皇皇天命。其無息乎。體之而不息者。聖人也。是故孔子學不
 厭教。不倦。顏子晞夫子。欲罷而不能。孟子承先聖。周旋而
 不舍。我知其久於仁矣。

禮文多者。情實必不足。君子交際。宜察焉。言詞巧者。臨斷必
 不善。君子選用。宜察焉。

專好毀者其心必不良。身能惡不仁。

人事有是非。天命不囿。於是非超然。於是非之表。然後能平。天下之事也。或是或非。則在人矣。雖聖人不能免也。久則白。

萬物不同。理死生不同。狀必窮。理然後能一貫也。知生然後能知死也。人事之不息。天命之無息也。人生在勤。勤則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雖然。勤於道義。則剛健而日新。故身保其身矣。禹湯文武。丹朱桀紂。可以為鑒戒矣。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尚不能保其躬。而况公卿大夫士庶人乎。

天下有二難。以道義服人難。難在我也。以勢力服人難。難在人。也由道義而不舍。禁勢力而不行。則人心服。天下安。

一日之旦莫。天地之始終具焉。一事之始終。鬼神之變化具焉。

察人事之變易。則知天命之流行矣。人之生也。良知良能根於天。拘於己。汨於事。誘於物。故無所不用學也。學必習。習必熟。熟必久。久則天天。天則神。天則不慮而行。神則不期而應。

孝也者。為仁之本也。仁也者。大學之本也。學者志於仁。必求所以為仁。故子游子夏問孝。皆初學之時也。將相無異任。文武無異道。其異也。後世之人未嘗學也。

大學

胡子曰。孔子十五而志於學。何學也。曰。大學也。所以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也。孔子三十而立。何立也。曰。居天

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不退轉也。孔子四十而不惑。何不惑也。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卓然立乎萬物之表也。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何知也。曰元亨利貞。乾之四德。行之昭明。浩然與萬物同流。處之各得其分也。孔子六十而耳順。何其順也。曰所過者化。所有者神。幾於天矣。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何不踰也。曰以其動也。天故也。子貢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非天能如是乎。嗚呼。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之學。立天地之經。成萬物之性者。然則請問大學之方。可乎。曰致知。請問致知。曰致知在格物。物不格則知不至。知不至則意不誠。意不誠則心不正。心不正而身修者。未之有也。

是故學為君子者。莫大於致知。彼夫隨衆人耳目聞見而知者。君子不謂之知也。

自高則必危。自滿則必溢。未有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是故聖人作易。必以天在地下。為泰。必以損上益下。為益。

陽中有陰。陰中有陽。陽一陰一。此太和所以為道也。始萬物而生之者。乾坤之元也。物正其性。萬古不變。故孔子曰成之者性。

允恭者。堯帝也。溫恭者。大舜也。懿恭者。文王也。恭而安者。孔子也。克勤儉於邦家者。舜之所以美。大禹也。謹乃儉德者。伊尹之所以訓。太甲也。恭儉惟德者。成王之所以戒。百官也。

陳文子之時。天下無王。政自諸侯出。諸侯又不為政。政自大

夫出。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仁者處斯世久思有以易天下。因汚隆而起變化。無可無不可也。陳文子則不然。乃幾至無所容其身。則可謂有知乎。故孔子曰。未知焉得仁。

春秋之時天下無王。楚古之建國也。子文輔佐楚成。曾不知首出庶物之道。安於僭竊。以荆楚而侵陵諸夏。與齊桓宋襄晉文爭衡。務強大以濟其私欲而已。則可謂有知乎。故孔子曰。未知焉得仁。

春秋之時周政已失。禮樂征伐自諸侯出。既而諸侯不自為政。禮樂征伐自大夫出。夫能出禮樂征伐者皆天下之賢諸侯。賢大夫也。子繼厥父。孫繼厥祖。自以為能。子能孫人亦以為孝。悌之人矣。曾不察其所行。動皆犯上之事。陵夷至於作亂。而不自知。未有能承天命。由仁義行者也。

故有子本仁而言。以正一世之失。其旨深且遠矣。此孔子春秋所以作也。

仁者臨機發用而後見。不可預指。故季路冉有公西華之仁。孔子不得而言也。孟武子不知仁。故又問。孔子各以材答之。夫學於聖門者。皆以仁為本。三子者。今之所能。若是後日之進未已也。其進未已。雖聖人安得而預言之。故孔子不知其仁。

趙幼翁言學。胡子曰。學道者。正如學射。纔持弓矢。必先知。的。然後可以積習而求中的。若射者不求知的。不求中的。則何用持弓矢。以射為列聖諸經。千言萬語。必有大體。必有要妙。人自少而有志。尚恐奪於世念。日月蹉跎。終身不見也。君若不在於的。苟欲玩其辭而已。是謂口耳之學。曾

念一作

月二

何足云。夫留情於章句之間。固遠勝於博奕戲豫者。時以一斑自喜。何其小也。何不志於大體。以求要妙。譬如遊山。必上東岱。至於絕頂。坐使天下高峰遠岫。卷阿大澤。悉來獻狀。豈不偉歟。幻翁曰。我習敬以直內。可乎。胡子曰。敬者聖門用工之妙道也。然坤卦之義與乾相蒙。敬以直內。終之方也。苟知不先至。則不知所終。譬如將適一。所而路有多岐。莫如所適。則敬不得施。內無主矣。內無主而應事物。則未有能審事物之輕重者也。故務聖人之道者。必先致知。及超然有所見。方力行以終之。終之之妙。則在其人。它人不得而與也。

人心應萬物。如水照萬象。應物有誠妄。當其可之謂誠。失其宜之謂妄。物象有形影。實而可用之謂形。空而不可用之謂影。儒者之教。踐形釋氏之教。逐影。影不離乎形者也。是故聽其言。則是誓其行。則非。惟高明篤實之君子。乃知釋氏之妄。大有害於人心。聖王復起。必不棄中華之人。使入於夷類也。

胡子知言卷第四

胡

胡子曰復義為信。不復義為罔。踐理為信。不踐理為罔。唐文宗讀書。耻為凡主。及不能行其政令。而飲醇酒求醉。是自棄者也。若憤排自強。乾乾惕厲。廣求賢聖。以自輔。則可以有為於天下矣。

胡子知言卷第五

復義

胡子曰復義為信。不復義為罔。踐理為信。不踐理為罔。唐文宗讀書。耻為凡主。及不能行其政令。而飲醇酒求醉。是自棄者也。若憤排自強。乾乾惕厲。廣求賢聖。以自輔。則可以有為於天下矣。唐文宗曰。宰相薦人。當不問踈戚。若親故果才。避嫌而棄之。亦不為公。誠哉是言也。小人得用。則民志不定。上侈靡而細民皆衣帛。食肉。此飢寒之所由。生盜賊之所由。作也。天下如是。上不知禁。又益甚焉。然而不凶者。未之有也。

事有大變。時有大空。通其變。然後可為也。務其空。然後有功也。

胡子假陸賈對漢高曰。陸賈為漢高帝大中大夫。時時前說。稱引詩書。帝罵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再拜對曰。臣竊以陛下馬上之功。不如項王也。上曰。何謂不如。對曰。天下初發難時。秦軍常乘勝逐北。項王獨破秦軍。虜王離。懾服諸侯。降章邯及欣翳。西攻破函谷。東擊死田榮。蹙漢軍於穀泗。困陛下於宋陽。成皋七十餘戰。未曾敗北。陛下失太公於彭城。以衆於宋陽。跳身於王門。中伏弩於廣武。勇不振於鴻溝。既及羽於固陵。必待信越而後敢戰。此臣所謂不如也。上曰。是則然矣。而我得天下。項王失天下者。何也。賈對曰。項王失信。弑君。意忌。聽讒。行姑息。樂殺人。

殖貨利。犯聖王之法。此其所以失天下也。陛下本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為天下除殘賊。所過以函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惟恐陛下不為秦王。此三代得天下之仁也。項羽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為丞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縞素告諸侯而伐之。此三代取天下之義也。不齷齪自用。多大略。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此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也。以野戰略地之功。譬狗以文墨議論之功。為人。此堯舜禹湯文武尚德。不尚戰之心也。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吏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此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獨之政也。此五者陛下所以得天下。成大漢磐石。

之基。非歟。馬上一時之功。乃河漢之波。瀾起伏耳。上欣然而笑曰。生言起吾意。殊非腐儒之論。吾欲治天下。法先聖。何若而可。賈再拜對曰。陛下及此言。天下之福也。天下法制。自周幽厲掃蕩幾盡。平莊之後。浸微浸盛。五伯假託仁義。以自封殖。志不在於斯民。至於七雄。益以戰爭。強大為務。秦據形勝。以利誘民。鬪取一時之勝。而不知其勝為僥倖也。遂安而行之。居十三歲。天下爭起而亡之矣。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二生。使與張良。四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棄天下。以詔子孫。以傳萬世。上曰善。然吾老矣。不能用也。明年丙午。復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寥寥十餘歲。未有能明漢家承三代之宜者也。又可論承漢家之宜乎。大宋癸酉歲。有士嘆曰。嗚呼。天乎。

使陛下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宮有制。適庶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婦各得其所矣。又安有戚夫人為人彘。張美人以恨死。趙主如意以醜死。淮陽王友以餓死。梁王恢以殺死。漢王建絕嗣。山朝氏彊不疑。幾於亂姓之事哉。又安有審食其入於死。誅不赦之罪。而呂氏至於族滅。後世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荆王賈。楚王交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以及皋陶伊傳周召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韓信彭越之夷。三族可悔。蕭相國不繫獄。黥布陳豨韓王信。盧綰不背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而光。乾剛下充。臣道上行。致天道於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

垣屏翰根深蒂固難於崩陷可以正中國四夷之分不至
畏匈奴與之和親而手足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
後世三十稅一近於貊道富者連田阡陌僭擬公侯而貧
民冤苦失職矣則必用靈制五刑使好生之德洽於黎民
不下三大赦以啓後世惠姦宄賊良民之原矣則必侍御
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卧臨棄天下公卿大臣
受顧命婦寺不能與而大正其終矣則必兼用仲尼立嫡
與賢之法嗣天子繼離之明行乾之健不受制於母后遂
飲為淫樂不聽政矣嗚呼天道往而必返三代之盛其有
終不復者乎

胡子假漢高聽賈言徵魯二生曰帝於是因張良以問四皓
四皓曰吾志其道未傳其業蓋徵魯二生乃命魯郡守以

禮徵之二生曰上素輕儒好嫚罵吾不忍見也太守以聞
帝曰吾所罵者腐儒耳則命大臣以玉帛聘焉二生曰上
以布衣提三尺用天下豪傑取天下今天下已定矣安用
儒生堅卧不起使者復命上即日車駕見之二生見曰陛
下已定天下矣尚安求士上曰定天下者一時之事爾吾
欲與生謀萬世之業二生再拜稽首曰陛下真天下之君
也上命副車載歸未央宮東鄉坐而師問焉上曰吾生戰
國之末不聞二帝三王之道願生以教我二生對曰天下
之道有三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此聖人事非常人所知
也上曰何謂也二生對曰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
三綱也此聖人事非常人所知也上曰何謂也二生對曰
陛下明達廣大愛人喜施有長人之本矣知人好謀能聽

得應變之幾矣。項王殺君舉軍縞素布告天下而伐之。知提綱之法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王者法天心不可怠放。怠則應變必失其幾。放則三綱不得其正。幾一失則事難定。綱不正則亂易生。陛下已定天下矣。其亦少急矣乎。放者其不可收矣乎。土不覺促膝而前曰。生何謂也。二生對曰。王者法天以行其政者也。法天之道必先知天。知天之道必先識心。識心之道必先識心之性情。欲識心之性情。察諸乾行而已矣。上曰。生言甚大。願明以教我。二生對曰。乾元統天健而無息。大明終始四時不惑。雲行雨施萬物生焉。察乎是則天心可識矣。是心也。陛下急之則放。放之則死。死則不能應變。投幾而大法遂不舉矣。臣子可以乘間而謀逆。妾婦可以乘間而犯順。夷狄可以乘間而抗衝。

大本或曰
恐本字

我之之
一作
於一作

矣。後嗣雖有賢明之君亦終不能致天治矣。上曰。何為而然。二生對曰。本不正也。陛下不見大本乎。本充本完。故能與天地陰陽相應。枝葉茂盛華穠而實美焉。本一病則蠹生其中。雖天覆之地載之陰陽承之。而枝葉不能茂華實不能美矣。上曰。我之知矣。願聞所以行之。二生對曰。法始放伏羲繼乎神農。大乎軒轅。成乎堯舜。損益於禹湯。文武夏之也。非大禹之法不善也。桀棄法而也。商之也。非成湯之法不善也。紂棄法而也。周之也。非文武之法不善也。幽厲棄法而也。秦則不然。創之非法。守之非法。而也。天下初定。革弊起度。今其時矣。臣願陛下勇於法。天心大明。其用於政事。以新天下。上曰。吾願聞其目。對曰。歷世聖帝明王。應天受命之大法。小臣其敢專席而議。願陛下

死或曰
恐完字

與天下共之上曰善。於是詔天下搜揚岩心之士焉。
胡子謂孫正蒙曰。天命之謂性。流行發見於日用之間。患在
學道者未見全體。窺見一斑半點。而執認己意。以為至誠
之道。如是如是。欲發而中節。與天地相似也。難矣哉。求免
斯弊者。舍講學其可乎。

田叔悉燒梁獄詞。空手來見。可謂善處人子母兄弟之間者
也。漢景忌刻之君也。而能賢田叔。有過人之聰明。越人之
度量者。何歟。以太后在上。不敢肆故也。天理存凶。在敬肆
之間爾。孔子作春秋。必記災異。警乎人君。萬世不死也。

漢文

胡子曰。漢文之顧命曰。朕不敏。無以佐百姓。常畏過行。惟年
久長。懼于不終。此乾之健。天行之所以無息也。此堯舜禹

止夫一
作以失

湯文武之心。所以萬世不滅也。孔子作春秋。不書祥瑞者。
懼人君之自滿。自滿則止夫此心也。

漢景以郵都甯成為中尉。以嚴酷治宗室貴戚。人人惴恐。夫
親親尊尊之道。必選天下有節行賢德之人。為之師傅。為
之交遊。則將有大人君子。可為天下用。何有憂其犯法邪。
治百姓亦然。修崇學校。所以教也。刑以助教而已。非為治
之正法也。

宗一作

進一作

周亞夫。霍光。不學不知道。能進不能退。殺身以宗。是功名富
貴誤之也。知道者。屈伸通變。與天地相似。功名富貴何足
以病之。張子房進於是矣。
人皆生於父。父道本乎天。謂人皆天之子。可乎。曰不可。天道
至大至正者也。王者至大至正。奉天行道。乃可謂天之子。

也。昔周公作謚法。豈使子議父。臣議君哉。合天下之公。奉君父以天道爾。孝愛不亦深乎。所以訓後世為君父者。以立身之本也。知本則身立。家齊國治天下平。不知本則縱慾恣暴。惡聞其過。入於滅亡。天下知之而不自知也。惟其私而已。是故不合天下之公。則為子議父。臣議君。夫臣子也。君父有不善。所當陳善閉邪。引之當道。君生不能正。既以而又黨之。是不以天道奉君父。而以人道事君父也。謂之忠孝可乎。今夫以筆寫神者。必欲其肖。不肖吾父。則非吾父。不肖吾君。則非吾君。奈何以謚立神。而不肖之乎。是故不正之謚。忠臣孝子不忍為也。

知易知春秋。然後知經綸之業。一目全牛。萬隙開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自孟子而後。天下

矣一作
哉
性仁者
之性或
曰恐性
字

之人能立身建功就事者。其言其行。豈不皆有合於道。然求如孟子知性者。不可得也。本本正。然後可以保國。一天下。

人通於道。不死於事者。可以語盡心之道矣。

誠天命。中天性。仁天心理。性以立命。性仁者能之。委于命者。失天心。失天心者。興用廢理。其性者。天心存。天心存者。廢用興達。乎是。然後知大君之不可以不仁也。

養天下而享天下之謂君。先天下而後天下之謂君。反是者。有國危國。有天下危天下。

欲修身乎天下者。必先知天。欲知天者。必先識心。欲識心者。必先識乾。乾者天之性情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一。物之所以萬殊也。萬物之性。動殖

小大高下各有分焉。循其性而不以欲亂則無一物不得其所。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是故聖人順萬物之性。博五典。庸五禮。章五服。用五刑。賢愚有別。親疎有倫。貴賤有序。高下有等。輕重有權。體萬物而昭明之。各當其用。一物不遺。聖人之教可謂至矣。

釋氏隱不知奉天。顯不知理物。竊弄鬼神之機。以自利者也。君子居敬所以精義也。理於義所以順於道德也。盛德大業至矣哉。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謂何也。謂太極也。陰陽剛柔顯極之幾。至善以微。孟子所謂可欲者也。天成象而地成形。萬古不變。仁行乎其中。萬物育而大業生矣。人之道奉天理者也。自天子達於庶人。道無二也。得其道者。

在身。身泰。在家。家泰。在國。國泰。在天下。天下泰。失其道則否矣。人道否則夷狄強而禽獸多。草木蕃而天下墟矣。奉天而理物者。儒者之大業也。聖人謂天為帝者。明其心也。卦之必重。何也。天道然也。天道何為而然乎。太極動則重矣。天道無息。故未嘗不重也。非深知天地之幾者。孰能識之。伊尹孔明。救天下之心。非不切也。然必待三聘三顧。然後起而從之者。踐坤順也。

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介所守也。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此其所以和而不流歟。在柳下惠。和而不流。其聖於和而已。故其弊必至於不恭。

或問揚子曰。貴戚之卿無可去之道。而微子去之。何也。曰。此微子之所以順乎天也。不如是。周武王不足為至德。詩曰。

月... 口... 卷之...

繩其祖武受天之祐此之謂也

天者道之總名也。子者男子之美稱也。人君行大道為天下男子之冠則可謂天子矣。

天下有三大。大本也。大幾也。大法也。大本一心也。大幾萬變也。大法三綱也。有大本然後可以有天下。見大幾然後可以取天下。行大法然後可以理天下。是故君先以天下自任則皇天上帝畀付以天下矣。君以從上列聖之盛德大業自期則天下之仁人爭輔之矣。君以保養天下為事而不以自奉養則天下之黎民趨戴之矣。上得天心中得聖賢心下得兆民心。夫是之謂一心。心一而天下一矣。天下之變無窮也。其大幾有四。一曰救弊之幾。二曰用人之幾。三曰應敵之幾。四曰行師之幾。幾之來也變動不測莫可

先圖。必寂然不動然後能應也。其大法有三。一曰君臣之法。二曰父子之法。三曰夫婦之法。夫婦有法然後家道正。父子有法然後人道久。君臣有法然後天地泰。泰者禮樂之所以興也。禮樂興然後賞罰中而庶民安矣。

有實而後有名者也。實如是故名如是。實如是不如是則名實亂矣。名實亂於上則下莫知所從而危。凶至矣。人皆謂人生則有知者也。夫人皆生而無知能親師取友然後有知者也。是故知危者然後可與圖安者也。知凶者然後可與圖存者也。知亂者然後可與圖治者也。以楚子文之忠而孔子猶曰未知焉得仁。大哉知乎。天下萬事莫先乎知矣。是以君子必先致其知。人君剛健中正純粹。首出庶物者也。人臣柔順利貞承乎天

而時行者也

制井田所以制國也。制侯國所以制王畿也。王畿安強萬國親附。所以保衛中夏。禁禦四夷也。先王建萬國。親諸侯。高城深池。徧天下四夷。雖虎猛狼貪。安得肆其欲而逞其志乎。此先王為萬世慮。禦四夷之上策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孔子所以書於習坎之彖也。城郭溝池以為固。孔子之所以答言偃之問也。自秦而降。郡縣天下。中原世有夷狄之禍矣。悲夫。

無怠無荒者。二帝待四夷之上策也。

胡子知言卷第五

胡子知言卷第六

中原

胡子曰。中原無中原之道。然後夷狄入中原也。中原復行中原之道。則夷狄歸其地矣。

易書詩春秋。今有其名耳。其道未嘗知也。知之然後德進業修。而天下可平矣。

公卿大夫士。今有其名耳。其位未嘗定也。位定然後才可盡職。可修而天下可理矣。

易書詩春秋者。聖人之道也。聖人之道若何。曰聖人者。以一人。理億兆人之德性。息其爭奪。遂其生艱者也。

誠者天之道也。心涵造化之妙。則萬物畢應。彼夫懷之以恩。令之以義。憚之以威。結之以信者。末矣。易曰。雲從龍。風從

乾是問
一有通
字

虎此之謂也

人君不可不知乾道。不知乾，是不知君道也。君道何如？曰：天行健。人君不可頃刻忘其君天下之心也。如天之行，一息或不繼，則天道壞矣。

均是人也。有一人而養千萬人者，有千萬人生養於一人者。大易天火之卦，六二中正之人也。九五亦中正之人也。一人而同於一人，孔子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不言五失君道，不同於天下者，是一人者所賴以生養天下，同天下之本也。故孔子曰：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堯之於舜，舜之於禹，禹之於益，成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武王之於周公，仲尼之於顏回，先主之於武侯，是也。雖然，二柔者也。故有私暱之戒。君者天之道也，臣者地之道也。

或曰此
與上章
當合為
一

也。君道必謙恭盡下，則臣可以上納其忠。是故天下地上而為泰，天上地下而為否。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君意不先動而臣先之，是謂失道。道失於初，求欲有終，難矣。故知道之臣，寧有死於其分，而無犯分以傲功也。

古者舉士於鄉，自十年出就於外傳，學於家塾，州序。其學者何事也？曰：六禮也。七教也。八政也。書其質性，近道而行，合理。鄉老、鄉吏會合鄉人於春秋之祭，祀鬼神而書之者也。三歲大比，鄉老、鄉吏及鄉大夫審其性之不悖於道也。行之不反於理也。質其書之先後，無變也。乃入其書於司徒。謂之選士。選士學於鄉校。其書之如州序。三歲大比，鄉大夫及司徒審之如初。乃入其書於樂正。謂之俊士。入國學。春秋教以禮樂，冬復教以詩書。以上觀古道，樂正官屬以

胡氏知言

卷六

一

時校其業之精否而勉厲之。三歲大比。樂正升其精者於王。謂之進士。王命冢宰會天下之進士。論其資性才行學業。某可以為卿。與某可以為大夫。與某可以為士。與卿闕則以可以為卿者補之。大夫闕則以可以為大夫者補之。士闕則以可以為士者補之。三年一考其績。三考黜其不職。陟其有功者。是故朝無幸官。野無遺賢。毀譽不行。善惡不眩。德之小大當其才。位之高下當其職。人矜自修而不僥倖於上。人知自守而不冒昧求進。人知自重而不輕用其身。人能有耻而不苟役於利。此所以仕路清。政事治。風俗美。天下安寧。四夷慕義。而疆場不聳也。後之取士。反此。分天下有德有功者以地。而不敢以天下自私。於是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不能五十里。邦國之制焉。於是有君朝卿

矜或曰
疑務字

大聘。太夫小聘。王巡狩述職之禮。樂法度焉。於是有千雉百雉三之一。五之一。九之一。高城深地焉。於是有井邑丘甸縣都之夫數焉。於是有十乘百乘千乘萬乘之車數焉。於是有伍兩卒旅師軍之制焉。於是有鄉大夫司徒樂正取士之法焉。邦國之制廢而郡縣之制作矣。郡縣之制作而世襲之制亡矣。世襲之制亡而數易之弊生矣。數易之弊生而民無定。巡狩述職之禮廢而上下之情不通。考文案而不究事實。信文案而不任仁賢。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城池之制廢而禁禦暴客。威服四夷之法亡矣。夫家之法廢則民數不可詳矣。民數不可詳而車乘不可出矣。車乘不可出而軍師不隱於農矣。軍師不隱於農而坐食者衆而公私困窮矣。

學即行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學也。行之也。行之而後又行之。習之不已。理與神會。能無悅乎。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是以識前言往行為學而已。揚雄何其陋之甚也。此大駁也。非小疵也。

七雄諸侯皆自稱王。以為王歟。則土無二王。四海之內安得而七也。以為諸侯歟。則地皆有千餘里。普天之下安得侯而七也。王非王。侯非侯。立位不正。此孔孟所以難仕。然而仕者。將以行其正也。人可正則仕矣。孔門諸子有仕大夫之家者。有不仕大夫之家者。大夫之家可以仕。亦可以無仕者也。何謂可以仕。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何謂可以無仕。知其不可教故也。故冉求不能改季氏之德。孔子所以鳴鼓而攻之也。

利建侯者。文王所以著於屯之象也。所以著於豫之象也。宜建侯者。孔子所以繫於屯之象也。利建諸侯者。周公所以著於屯之象也。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孔子所以著於比之象也。

封建之法本於鴻荒之世。群雄之所以自立者也。法始於黃帝。成於堯舜。夏禹。因之至桀而亂。成湯興而修之。天下亦以安。至紂而又亂。文王武王興而修之。天下亦以安。至幽王而又亂。齊桓晉文不能修而又益壞之。故天下紛紛不能定。及秦始皇而掃滅之。故天下大亂。爭起而秦猶反覆手於須臾間也。

黃帝堯舜安天下。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夏禹成湯安天下。亦非封建一事也。然封建其大法也。齊桓晉文

之不王亦非一事也。然不能封建其大失也。秦一世而亡，非一事也。然掃滅封建其大繆也。故封建也者，帝王所以順天理承天心，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不封建也者，霸世暴主所以縱人欲悖大道，私一身之大孽大賊也。人今聞黃帝堯舜文王武王則尊之貴之，以為聖人；聞齊桓晉文則訾之笑之，以為霸者；聞始皇胡亥則鄙之賤之，以為小人之雄。爾及聖人所行則不從而霸者，暴人之所行則從之。歷代不能改，是何也？弗思之甚也。

天地根於和，日月星辰根於天，山川草木根於地，而人根於天地之間者也。有其根則常而靜，安而久，常靜安久則理得其終，物遂其性，故封建者政之有根者也。故上下辨，民志定，教化行，風俗美，理之易治，亂之難亡，扶之易興，亡之

難滅，郡縣反是。

聖人周萬務而無為，故博施濟衆，不期應於物而物應，功用配天地，悠久無疆，而人道立矣。命有窮達，性無加損，盡其性則全命，貴賤命也，仁義性也。

附錄

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而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中，而美乃可精。

榕村講授採收知言凡四十五條，末係附錄一條，不知何據，姑筆之以俟再攷。

衡識

胡子知言卷第六終

之間。一有所蔽則或有不得盡其用者。故孟子既言盡心知性。又言存心養性。蓋欲此體常存而即事即物各用其極。無有不盡云爾。大學之序言之。則盡心知性者致知格物之事。存心養性者誠意正心之事。而大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修身以下之事也。此其次序甚明。皆學者之事也。然程子盡心知性不假存養。其唯聖人乎者。蓋惟聖人則合下盡得此體。而用處自然無所不盡。中間更不須下存養充擴節次功夫。然程子之意亦指夫始條理者而為言。非便以盡心二字就功用上說也。今觀此書之言盡心。大抵皆就功用上說。又便以為聖人之事。竊疑未安。說未如改定此。祖謙曰。成性固可疑。然今所改定。乃兼性情而言。則與本

文設問不相應。來論以盡心為集大成者之始條理。則非不可以為聖人事。但胡子下者也。兩字却似斷定。爾若言六君子由盡其心而能立天下之大本。如此

真謂論心必兼性情。然後語意完備。若疑與所設問不相應而者也。二字亦有未安。則真欲別下語云。性固天下之大本。而情亦天下之達道也。二者不能相無而心也者。知天地宰萬物而主性情者也。六君子惟盡其心。故能立天下之大本。行天下之達道。人至于今賴焉。云云。不知更有病否。若所謂由盡其心者。則詞恐太挾。不見程子所謂不假存養之意。

知言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同行而異情。進修君子。宜淡別焉。

熹按。此章亦性無善惡之意與好惡性也。一章相類似。恐未安。蓋天理莫知其所始。其在人則生而有之矣。人欲者。措於形。雜於氣。徂於習。亂於情。而後有者也。然既有而人莫之辨也。於是乎有同事而異行者焉。有同行而異情者焉。君子不可以不察也。然非有以立乎其本。則二者之幾微。曖萬變。夫孰能別之。今以天理人欲混為一區。恐未允當。

祖謙曰。天理人欲。同體而異用者。却似未失。蓋降衷秉彝。固純乎天理。及為物所誘。人欲滋熾。天理泯滅。而實未嘗相離也。同體異用。同行異情。在人識之爾。

熹再詳此論。胡子之言。蓋欲人於天理中。揀別得人欲。又於人欲中。便見得天理。其意甚切。然不免有病者。蓋既謂

按此章乃好惡也。然則章首三子。當有胡。字。朱。子。刪去耳。

之同體。則上面便著人欲兩字。不得。此是義理本原。極精微處。不可少差。試更子細玩索。當見本體實然。只一天理。更無人欲。故聖人只說克己復禮。教人實下工夫。去却人欲。便是天理。未嘗教人求識天理於人欲汨沒之中也。若不能實下工夫。去却人欲。則雖就此識得。未嘗離之。天理亦安所用乎。

知言曰。好惡性也。小人好惡以己。君子好惡以道。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熹按。此章即性無善惡之意。若果如此。則性但有好惡。而無善惡之則矣。君子好惡以道。是性外有道也。察乎此。則天理人欲可知。是天理人欲同時並有。無先後賓主之別也。然則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者。

果何謂乎。龜山揚子曰。天命之謂性。人欲非性也。却是此語直截。而胡子非之。誤矣。

拭曰。好惡性也。此一語無害。但蓋下數語。則為病矣。今欲作好惡性也。天理之公也。君子者。循其性者也。小人則以人欲亂之。而失其則矣。

熹謂。好惡固性之所有。然直謂之性。則不可。蓋好惡物也。好善而惡惡物之則也。有物必有則。是所謂形色天性也。今欲語性。乃舉物遺則。恐未得為無害也。

知言曰。心無不在。本天道變化為世俗酬酢。參天地備萬物。人之為道。至大也。至善也。放而不知求。耳聞目見為己。父子夫婦為己。累衣裘飲食為己。欲既失其本矣。猶皆曰我有知。論事之是非。方人之短長。終不知其陷溺者。悲夫。故孟子

曰。學問之道無它。求其放心而已矣。

熹按。人之為道。至善也。至大也。此說甚善。若性果無善惡。則何以能若是邪。

拭曰。論性而曰善不足以名之。誠為未當。如元晦之論也。夫其精微純粹。正當以至善名之。龜山謂人欲非性也。亦是見得分明。故立言直截耳。遺書中所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則如之何。譬之水。澄清者其本然者也。其或渾然。則以夫泥滓之雜也。方其渾也。亦不可不謂之。水也。夫專善而無惡者。性也。而其動則為情。情之發有正有不正焉。其正者。性之常也。而其不正者。物欲亂之也。於是而有惡焉。是豈性之本哉。其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者。蓋言其流如此。而性之本然者。亦未嘗不在也。故善學者

化其滓以澄其初而已
熹詳此論性甚善但明道所謂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是說
氣稟之性觀上下文可見

熹又看此章云本天道變化為世俗酬酢疑世俗字有病
猶釋子之謂父母家為俗家也改作日用字如何

熹又細看雖改此字亦為未安蓋此兩句大意自有病聖
人下學而上達盡日用酬酢之理而天道變化行乎其中

耳若有心要本天道以應人事則曾次先橫了一物臨事
之際著意將來把持作弄而天人之際終不合矣大抵自

謝子以來雖說以洒掃應對為學然實有不屑卑近之意
故總說洒掃應對便須急作精義入神意思想像主張惟

恐其滯於小也如為朱子發說論語乃云聖門學者敢以

夫自處皆是此箇意思恐不免有病也又云以其大者移於小物作口用工

夫正是打成兩截也

胡子喟然歎曰至哉吾觀天地之神道其時無愆賊形萬物
無大無細各足其分大和保合變化無窮也凡人之生粹然

天地之心道義完具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
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夫心宰萬物順之則

喜逆之則怒感於死則哀動於生則樂欲之所起情亦隨之
心亦放焉故有私於身蔽於愛動於氣而失之毫釐繆以千

里者矣衆人昏昏不自知覺方且為善惡亂方且為是非惑
唯聖人超拔人群之上處見而知隱由顯而知微靜與天同

德動與天同道和順於萬物渾融於天下而無所不通此中
和之道所以聖人獨得民鮮能久者矣為君子者奈何戒謹

此一章
文集不
載之歟
政所加
也或曰
然其後
字不言
加之則
知言元
與文集
所載不
同亦未
可知也

此章首
文集有
知言曰
三字敏
政剛之

於隱微恭敬乎顛沛勿忘也。勿助長也。則中和自致。天高地
下而位定。萬物正其性命而並育。成位乎其中與天地參矣。
或問性曰。性也者。天地之所以立也。曰然。則孟軻氏荀卿氏
楊雄氏之以善惡言性也。非歟。曰。性也者。天地鬼神之奧也。
善不足以言之。况惡乎。或者問曰。何謂也。曰。宏聞之。先君子
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之表者。以其知性也。宏詰曰。何謂也。
先君子曰。孟子道性善云者。歎美之辭也。不與惡對。
或問心有死生乎。曰。無死生。曰。然。則人死其心安在。曰。子既
知其死矣。而問安在邪。或曰。何謂也。曰。夫惟不死。是以知之。
又何問焉。或者未達。胡子笑曰。甚哉子之蔽也。子無以形觀
心。而以心觀心。則知之矣。
熹按。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兩章似皆有病。性無善惡。前此

論之已詳。心無死生。則幾於釋氏輪迴之說矣。天地生物
人得其秀。而最靈。所謂心者。乃夫虛靈知覺之性。猶目目
之有見聞耳。在天地則通古今。而無成壞。在人物則隨形
氣而有始終。知其理一而分殊。則亦何必為是心無死生
之說。以駁學者之聽乎。
栻曰。心無死生章。亦當刪去。

知言曰。凡天命所有而衆人有之者。聖人皆有之。人以情為
有累也。聖人不去情。人以才為有害也。聖人不病才。人以欲
為不善也。聖人不絕欲。人以術為傷德也。聖人不弃術。人以
憂為非達也。聖人不忌憂。人以怨為非弘也。聖人不釋怨。然
則何以別於衆人乎。聖人發而中節。而衆人不中節也。中節
者為是。不中節者為非。挾是而行。則為正。挾非而行。則為邪。

正者為善邪者為惡而世儒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遠哉
熹按聖人發而中節故為善衆人發不中節故為惡世儒
乃以善惡言性邈乎遠哉此亦性無善惡之意然不知所
中之節聖人所自為邪將性有之邪謂聖人所自為則必
無是理謂性所固有則性之本善也明矣
拭曰所謂世儒殆指荀揚荀揚蓋未知孟子所謂善也此
一段大抵意偏而詞雜當悉刪去
熹詳此段不可盡刪但自聖人發而中節以下刪去而以
一言斷之云亦曰天理人欲之不同爾
拭曰所謂輕詆世儒之過而不自知其非怨氣未和而語
傷易析理當極精微毫釐不可放過至於尊讓前輩之意
亦不可不存也

熹觀此論切中淺陋之病謹已刪去訖

知言曰。彪居正問。心無窮者也。孟子何以言盡其心。曰。惟仁
者能盡其心。居正問。為仁。曰。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曰。其體
如何。曰。仁之道弘大而親切。知者可以一言盡。不知者雖設
千萬言。亦不知也。能者可以一事舉。不能者雖指千萬事。亦
不能也。曰。萬物與我為一。可以為仁之體乎。曰。子以六尺之
軀。若何而能與萬物為一。曰。身不能與萬物為一。心則能矣。
曰。人心有百病。一死。天下之物有一變。萬生。子若何而能與
之為一。居正竦然而去。他日某問曰。人之所以不仁者。以放
其良心也。以放心求心可乎。曰。齊王見牛而不忍殺。此良心
之苗裔。因利欲之間而見者也。一有見焉。操而存之。存而養
之。養而充之。以至於大。大而不已。與天地同矣。此心在人。其

發見之端不同。要識之而已。
熹按。欲為仁。必先識仁之體。此語大可疑。觀孔子答門人
問為仁者多矣。不過以求仁之方告之。使之從事於此。而
自得焉爾。初不必使先識仁體也。又以放心求心之問。甚
切而所答者。反若支離。夫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
而求之。則心在是矣。今於已放之心。不可操而復存者。置
不復問。乃俟異時見其發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則夫未
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無復有用功處。及其見而操之。則
所操者。亦發用之一端耳。於其本源全體。未嘗有一日涇
養之功。便欲擴而充之。與天同大。愚竊恐其無是理也。
栻曰。必待識仁之體。而後可以為仁。不知如何而可以識
也。學者致為仁之功。則仁之體可得而見。識其體矣。則其

為益有所施。而凶窮矣。然則答為仁之問。宜莫若敬而已
矣。

祖謙曰。仁體誠不可遽語。至於答放心求心之問。却自是
一說。蓋所謂心操存舍亡。間不容息。知其放而求之。則心
在是矣。者。平昔持養之功也。所謂良心之苗裔。因利欲而
見。一有見焉。操而存之者。隨事體察之功也。二者要不可
偏廢。苟以此章欠說。涇養一段。未見之間。此心遂成間斷。
無復用功處矣。是若曰。於已放之心。置不復問。乃俟其發
見於他處。而後從而操之。語却似大過。蓋見牛而不忍殺。
乃此心之發見。非發見於他處也。又所謂操者。亦發用之
一端。胡子固曰。此良心之苗裔。固欲人因苗裔而識本根。
非徒認此發用之一端而已。

熹謂二者誠不可偏廢然聖門之教詳於持養而略於體察與此章之意正相反學者審之則其得失可見矣孟子指齊王愛牛之心乃是因其所明而導之非以為必如此然後可以求仁也夫必欲因苗裔而識本根孰若培其本根而聽其枝葉之自茂邪

知言曰天地聖人之父母聖人天地之子也有父母則有子矣有子則有父母矣此萬物之所以著見道之所以名也非聖人能名道也有此道則有此名也聖人指明其體曰性指明其用曰心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聖人傳心教天下以仁也

熹按心性體用之云恐自上蔡謝子失之此云性不能不動動則心矣語尤未安凡此心字皆欲作情字如何

拭曰心性分體用誠為有病此若改作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一語亦未安不若伊川云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語意精密也此一段似亦不必存熹詳此段誠不必存然性不能不動此語却安但下句却有未當爾今欲存此以下而頗改其語云性不能不動動則情矣心主性情故聖人教人以仁所以傳是心而妙性情之德又按伊川有數語說心字皆分明此一段却難曉不知有形二字合如何說

胡氏曰此言勝似正蒙先生曰正蒙規摹大知言小
仲思問五峯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
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又疑道字可改
為德字曰亦可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與
叔書中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
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
五峯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曾去研窮淡體如何直見得
恁地
五峯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
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自光明雖被雲遮光

胡子知言附錄

朱子語

東萊云知言勝似正蒙先生曰正蒙規摹大知言小
仲思問五峯中誠仁如何曰中者性之道言未發也誠者命
之道言實理也仁者心之道言發動之端也又疑道字可改
為德字曰亦可德字較緊然他是特地下此寬字伊川答與
叔書中亦云中者性之德近之伯恭云知言勝正蒙似此等
處誠然但不能純如此處爾
五峯說心妙性情之德不是他曾去研窮淡體如何直見得
恁地
五峯云人有不仁心無不仁此說極好人有私欲遮障了不
見這仁然心中仁依舊只在如日月本自光明雖被雲遮光

明依舊在裏。又如水被泥土塞了所以不流。然水性之流依舊只在。所以克己復禮為仁。只是克了私欲。仁依前只在那裏。譬如一箇鏡。本自光明。只緣塵都昏了。若磨去塵。光明只在。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而五峯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五峯善思。然思過處亦有之。知言中議論多病。近疏所疑。與敬夫伯恭議論如心。以成性相為體用。性無善惡。心無死生。天理人欲同體。異用先識仁體。然後敬有所施。先志於大。然後從事於小。此類極多。又其辭意多迫急。少寬裕。由務以智力。揆取無益。養之功。以至此。然其思索精到處。何可及也。

胡子有言。學欲博。不欲雜。欲約。不欲陋。信哉。

胡公所論通書之指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見其文之質。而不知其義之精也。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也。人有真能立伊尹之志。修顏子之學。則知此書之言。包括至大而聖門之事業無窮矣。此則不可易之至論。

跋五峯詩

幽人偏愛青山好。為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大虛。下洗塵埃。山更好。

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卧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

時籍溪先生除正守赴館供職閣老新裁豸角冠。劉共父自秘書丞除察官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一章壺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

對靜儀刑。浮雲一任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二章或傳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為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叙其本末而書之于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國史本傳

胡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安國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舍晝夜。張栻師事之。紹興間。上書其略曰。治天下有本。仁也。何謂仁。心也。心官茫茫莫知其鄉。若為知其體乎。有所不察。則不知矣。有所顧慮。有所畏懼。則雖有能。知能察之良心。亦浸消亡而不自知。此臣之所

大憂也。夫敵國據形勝之地。逆臣僭位於中原。牧馬駸駸欲爭天下。臣不是懼而以良心為大憂者。蓋良心充于一身。通于天地。宰制萬事。統攝億兆之本也。察天理莫如屏欲存良心。莫如立志。陛下亦有朝廷政事。不干於慮。便嬖智巧不陳於前。妃嬪佳麗不聿於左右時矣。陛下試於此時。沉思靜慮。方今之世。當陛下之身。事孰為大乎。孰為急乎。必有歉然而饒惻然。而痛坐起彷徨。不能自安者。則良心可察。而臣言可信矣。昔舜以匹夫為天子。瞽瞍以匹夫為天子。父受天下之養。豈不足於窮約哉。而瞽瞍猶不悅。自常情觀之。舜可以免矣。而舜蹙然有憂之舉。天下之大。無足以解憂者。徽宗皇帝身享天下之奉。幾三十年。欽宗皇帝生於深宮。享乘輿之榮。以至為帝。一旦劫於雙敵。遠適窮荒。衣裘失司。服不制。飲食

失膳夫之味居處失宮殿之安妃嬪之好動無威嚴辛苦繁
隘其願陛下加兵敵國心自睽睽猶飢渴之於飲食庶幾
得生還父子兄弟相持而泣歡若平生引領東望九年于此
矣夫以踈賤念此痛心當食則噎未嘗不投箸而起思欲有
為况陛下當其任乎而在廷之臣不能對揚天心充陛下仁
孝之志反以天子之尊北面讐敵陛下自念以此事親於舜
何如也且群臣智謀淺短自度不足以任大事故欲偷安江
左會圖寵榮皆為身謀爾陛下乃信之以為必持是可以進
撫中原展省陵廟來歸兩宮亦何誤邪萬世不磨之辱臣子
必報之讎子孫之所以寢苦枕戈弗與共天下者也而陛下
顧慮畏懼忌之不敢以為讐臣下僭逆有明目張膽頭為負
版者有協贊亂賊為之羽翰者有依墮兩端欲以中立自免

古
三
所
金

三

者而陛下顧慮畏懼寬之不敢以為討守此不改是祖宗之
靈終天暴露無與復存也父兄之身終天困辱而求歸之望
絕也中原士民沒身塗炭無所赴愬也陛下念亦及此乎王
安石輕用己私紛更法令棄誠而懷詐興利而忘義尚功而
悖道人皆知安石廢祖宗法令不知其并與祖宗之道廢之
也邪說既行正論屏棄故姦諛敢挾紹述之義以逞其私下
誣君父上欺祖宗誣謗宣仁廢遷隆祐使我國家君臣父子
之間頓生疵癘三綱廢壞神化之道泯然將滅遂使敵國外
橫盜賊內訌王師傷敗中原陷沒一聖遠栖於沙漠皇輿僻
寄於東吳竟萬姓未知攸底禍至酷也若猶習於因循憚
於更變區三綱之本性昧神化之良能上以利勢誘下下以
智術干上是非由此不公名實由此不核賞罰由此失當亂

月
日
對
錄

日

臣賊子由此得志。人紀由此不修。天下萬事倒行逆施。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將何以異於先朝求救禍亂而致升平乎。末年陛下即位以來。中正邪佞更進更退。無堅定不易之誠。然陳東以直諫死於前。馬伸以正論死於後。而未聞誅一姦邪。黜一諛佞。何推中正之力而去姦邪之難也。此雖當時輔相之罪。然中正之士乃陛下腹心耳目。奈何以天子之威。握億兆之命。乃不能保全二三腹心耳目之臣。以自輔助。而令姦邪得而殺之於誰責而可乎。臣竊痛心傷。陛下威權之不在已也。高閔為國子司業。請幸大學。宏見其表作書責之曰。大學明人倫之所在也。昔楚懷一不返。楚人憐之如悲親戚。蓋念秦之以彊力詐其君。使不得其死。其懣勝於加之。以又也。太上皇帝劫制於彊敵。生往死歸。此臣子痛心切骨。卧薪嘗

作力
易

作王
史

膽。空思所以必報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讎為大恩乎。昔宋公為楚所執。及楚子釋之。孔子筆削春秋。乃曰。諸侯盟于薄。釋宋公。不許楚人制中國之命也。太母天下之母。其縱釋乃在金人。此中華之大辱。臣子所不忍言也。而柄臣乃敢欺天罔人。以大辱為大恩乎。晉朝廢太后。薰養游大學。并堂歎曰。天人之理既滅。大亂將作矣。則引遠而去。今閣下目覩。總離滅理。北靚敵國。以苟宴安之事。猶偃然為天下師儒之首。既不能建大論。明天人之理。以正君心。乃阿諛柄臣。希合風旨。求舉太平之典。又為之詞云云。欺天罔人。孰甚焉。宏初以陰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寧作書止叙契好而已。宏書辭甚厲。人問之。宏曰。政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

作
董

疾辭卒于家著書曰知言張拭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
制治之著龜也。有詩文五卷。皇王大紀八十卷。

胡子知言附錄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文粹正編

編或曰
恐編字

文粹稿觀胡子止有所
得乎與新字于止向戈者
矣前後易地

走少見東萊呂氏有知言勝正蒙之說渴欲觀其書而秘閣
所藏亦無之恒以真恨因編求之四方三十年不獲見弘治
己酉春南歸過姑獲遇楊君謙儀曹語及之君謙云嘗見之
崑山藏書家許轉錄之久未得也族姪文杰有事三吳乃委
之而得諸陸氏上有條堂圖書蓋故張節之憲副所藏者其
間亦多錯誤遂手校一過別取吳文肅公真文忠公二跋實
目錄後凡書之見于朱張呂三先生疑義中者皆不復出而
自為一卷亦取文公先生所論及宋史傳為附錄一卷蓋欲
使此書彙次完粹以便講習非敢有所取也竊觀胡子之
書有曰學欲博不欲雜守欲約不欲陋文公先生嘗誦之以
警後學然則讀是編者要必以此言為準而後庶幾有所得
乎新安千戶于侯文遠之子應見予之惓惓于斯也為刻梓

傳焉亦可謂知學向義者矣弘治三年歲次庚戌春二月上
日新安後學程敏政謹題

右知言一書明程敏政所彙次之本也非張氏元
本本邦昔得諸朝鮮即其國印行者或傳而珍

藏余求之久今而遂得乃以繕寫且辨章句舊本每章

平行無圈以別故前章字數滿行則後又別得一
章混為一今每章提一字以令易辨

本技之其異處除別本義劣者之外及余所考訂
並盡標書焉固非不求元本但此本尚且甚希

此則絕非可望及矣姑安之以俟後來爾乙亥秋
社日

橘義道書

書胡子知言後

山崎先生文會筆錄曰知言六卷南

軒序且與晦菴東萊共論疑義此張

氏之元本也頃看程敏政所校之本

寘吳做真德秀二跋於目錄後見于

疑義中者皆不復出取晦菴論及宋

史傳為附錄一卷而為之跋夫以本

書除疑義所載而失篇名之由者或

有之疑義問性問心二章之前添胡
子喟然一章而削二章首之知言曰
三字此皆雖不關於書之大義奈亂
其原本何是陸沈者之所不忌憚也
頃日書肆刻予之友所藏之書梨棗
既成將公諸海內於是請予一言予
豈敢矣遂舉文會之說以與焉
寶曆丙子之冬 稻葉正信謹書

寶曆六年丙子十二月

御書房

江戸日本橋通壹町目

出雲寺和泉掾

